

思旋天地

幸福不是必然的，人生苦短，平安是福。近日發生災難式的事件，涉及食住行以及理財等，全面的環球災難，令人震撼。

面以食為天，飲水是為先。本港多個屋邨發生鉛水事件，涉及面廣且複雜，官民皆頭痛，至於來自各地的食品安全事件，無日無之。

樂極生悲。暑假去旅行最為開懷，但近日台灣出事，泰國亦然。往常中國阿媽和香港大媽常到泰國旅行，最重要的是到曼谷拜四面佛，求神保佑保平安。殊不知日前四面佛前發生爆炸事件，傷及無辜，香港及內地同胞遭殃，十分心痛。箇中原因雖未知，但外與政治恐怖事件有關。

天津發生化學品爆炸，成生態災難，死傷無數，至今仍未清楚內裡原因。危險品儲存倉庫嚴格監管，民居勿太接近，人民生命財產最為重要。

健康是福，保持身體健康是為重要任務，人無財不行，保護財產亦同樣重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理財中心，保護財產安全人人有責。最近電話騙財手法層出不窮，甚至涉及內地官府，令人震撼。其實「舊橋新炒」，只要凡事小心便不會受騙。

理財難

如何理財，生財有道是高科技高難度的事。中央最近把人民幣貶值，把人民幣中間價稍作調整。人民幣貶值如石掀起千重浪，環球貨幣大波動，有人形容引起世界貨幣戰。事實並不誇張，尤其在新興市場發生「你貶我也貶」的貶值潮，股匯及商品市場皆波濤洶湧，形勢一度一發不可收拾。大家期望中央再度入市干預股匯，其實當局減息降準有一定空間，執筆之時，大家希望適度適時大大出手出招，打救環球金融市場，做個世界英雄。

香港股市除外圍興風作浪，股市連周大跌，香港財產大蒸發，人人無一倖免。大家為如何理財保平安傷透腦筋，有人認為經一事長一智，還是磚頭最穩固最值錢。事實並不，因為金融起風暴，社會動盪，樓市也會波動。股票在股市市場日日可流通，走貨容易，樓市房價非「野小」，一時之間難找人接手，套現不易。市道不好，時間一長，負資產出現，不得了。有人喜歡買債券穩陣，有人喜歡搶現金，又怕貶值。總而言之，理財難，無財生活不易，也難。做人難，奈何！奈何！

聊易談經

汪雙六

謙卦

一位在電視台工作的才華橫溢的副台長，曾經占得「謙」卦，問及前程。我說：「高山處在平地之下，又有子孫持世，顯然是能人不得高位的暗示。本次升官無望，日後因此而獲大福。」副台長釋然一笑：「正與事實相符！」不出三年，電視台的一把手及相關要害部門負責人均因涉及貪腐窩案而群體淪為階下囚，該副台長因權力被邊緣化而安然無恙。我又一次體驗到易道廣大，道不虛行。

謙卦專門探討謙遜之道的基本原則及重要意義。卦辭說：「謙，亨，君子有終。」高山自願降至平地之下，不是出於極度的自卑與自慚，也不是故意逃避責任和災難，而是要降下凌人的傲氣，升起道德的光華。斬削盈滿者和增益謙下者是宇宙間普遍存在的客觀規律，謙遜之道是中華文化從宇宙規律中提煉出來的道德智慧，能獲得天道、地道和人造的一致佑護。

謙遜是把朋友引渡過來的誠懇的橋樑，是像容納百川一樣凝聚人間大愛的深海，是以最低下的姿態獲得一種不可逾越的道德力量，雖不具有爭先的銳氣，但卻能擁有最大的容量，獲取最充裕的外力補充。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對晉升的機會一再謙讓，乃至於退守在低下不能再低下的位置上，即使是那些準備對他進行中途狙擊的人都感到無從下手。把所有應得的利益全部都讓給了別人，擁有這樣的胸襟和器宇，一旦他向着心儀已久的宏大目標發起衝刺的時候，有誰不感到這是實至名歸的選擇，有誰不為之奮決而起？

六二、鳴謙，貞吉。之所以名令遠揚，不是他有經天緯地之

發式生活

商台DJ 余麗瑩

你敢播放這首歌嗎？

每逢到農曆七月，各大傳媒也不期然地配合這個一直有很多傳說的月份，安排不同的節目及報道電話連播。就好像電視台會在這個月份安排多套驚悚電影播放，報章雜誌又會到一些曾經鬧鬼的地方來個真實的報道，甚至訪問曾經親身經歷過，一直流傳的鬼故事。自己在通宵時段主持節目，也同樣有很多聽眾朋友問我：「你敢不敢播放這一首歌？」

不敢播放，走到街上，都會看到很多球場搭建了戲棚慶祝「盂蘭節」的到來，而各大市民也會在街上「燒街衣」延續這個傳統習俗。我不是在這裡討論究竟這些習俗的由來是否真確，但從中亦反映出，大家對於鬼神，仍有着某程度的相信。

因為自己主持通宵節目也差不多十年時間，每逢到了這個農曆七月，總會有些聽眾向我提出挑戰，你敢不敢在晚上播放麥潔雯的歌曲《夜夜癡癡》？可能你不知道前因後果，所以會問播放這首歌有什麼問題？曾經有一些傳聞說，如果電台節目在深夜播放這首《夜夜癡癡》的歌曲，就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傳聞是從何來的，但又有很多聽眾朋友都聽過這個傳聞，所以久而久之就會問這個問題。

對於我自己來說，坦白說，當了這麼長時間的通宵工作，有時總會想着這個問題，究竟以前說的有關在電台出現的奇怪事，是否真的呢？當然說故事的人總會說到繪聲繪影，但對於我來說，我一直都深信，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所以，當一些聽眾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曾這樣答他們：「而家就播畀你聽」，而且在這十年期間，我相信已經播過不下十次，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也沒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出現，這就證明給大家知，這個傳聞其實都只是「則傳聞」。我是一個幾傳統的中國人，雖然受過長期外國教育，但對於任何流傳在民間的中國故事及習俗，我也會儘量配合，因為自己深信，以往的歷史，其實總有它的原因及道理。

就算我不怕在凌晨的時候播放某些歌曲，但背後，其實也很尊重在世界任何空間存在的任何事物，因為生存在這世上，「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請放馬過來挑戰我吧！

汪曾祺作品的「水意」

「水意」這個詞，在漢語中出現頻率不高。明代文學家袁宏道描述西湖夜色時，曾讚嘆說：「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除此而外，很少見用。但從老子的「上善若水」發端，詮釋「水意」的文論卻比比皆是，最終將水的意蘊概括為富有文化傳統的人生哲理。法國學者安妮居里安，在研讀汪曾祺時，認為他的作品「浸透了水意」。說起來，這也是我對汪曾祺作品的總體印象。

最早讀到的汪曾祺小說，如《大淖記事》、《受戒》、《異秉》等，是在《新華文摘》上，那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知道汪曾祺的人不是很多。讀過幾篇之後，愈發愛看，就到處搜尋他的作品。高郵外辦的同事得知我喜歡汪曾祺，就送我一部汪曾祺的作品集《夢故鄉》，厚厚的一大本。於是便一股腦兒扎進書中，過足了汪曾祺癮。後來，凡有汪老新書問世，都要買來讀。

汪老作品看多了，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氣韻在流動，那麼自然、隨意、疏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點花哨都沒有。他的《葡萄月令》，有點像觀察日誌，但視角之細微，摹狀之具象，言辭之簡約，體悟之精到，讀罷令人心神寧靜，如臨田園。沒有華麗的藻飾，沒有誇張的抒情，沒有冗餘的鋪陳，沒有抽象的概念，於家常話語之中，透出的卻是一派天籟。東籬採菊，心香在掬，西窗邀月，晴光滿身。

是什麼氣韻呢？有人說是鄉土氣，可人家汪老不認。我開始也曾有過這樣的印象，回味起來確實不像。他的作品，既不同於魯迅那個年代的鄉土文學，也不同於解放區時期的「山藥蛋派」，與孫犁的《荷花淀》有些相近，但格調有所不同。至於說原鄉情結，倒是有，但哪個作家沒有呢？如老舍之於北平、賈平凹之於商州、莫言之於高密東北鄉等。汪曾祺的敘事背景不只是家鄉高郵，還有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他在家鄉生活到十九歲，然後是昆明七年，上海一年多，張家口四年，最後在北京，直到終老。原鄉情結不是汪老獨有的，他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是鄉土文學，聲言自己並不排斥現代主義。人稱汪曾祺是意象現實主義者，將其作品特徵概括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意象美學」，或謂之俗中見真趣。看過汪曾祺作品的人，絕不會覺得俗氣，有的只是人性之美，本真之美。文學說到底是人學，只有說人話，才有人情味，才會被人接受。大眾讀者搞不懂什麼是意象現實主義，但卻能感受到汪曾祺作品的氣韻和魅力。

那麼，究竟是什麼氣韻讓人感覺那麼親近，那麼投緣呢？我揣摩，汪曾祺作品的氣韻，應包括煙霞氣、水土氣、人文氣。說到底，就是人間之地氣、水氣。從水鄉澤國走出來的人，心已被水沁過，水氣自然重些。《大淖記事》最為典型，在煙水蒼茫的湖蕩背景下，盡顯鄉戀的清純、溫

潤與灑脫。即便寫他鄉風情，煙水氣也很重。《看水》取材於張家口外的農村，《水母》則完全是北方風習，《昆明的雨》在他眼裡，是那樣的明亮、豐滿，使人動情。他對湖光山色、人間草木、四方食事，世俗人情，異秉怪癖等，都有十分好奇的興致，以至拈花微笑，涉筆成趣。雖說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他的佳興卻另有一番氣韻。《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用在汪老身上倒是貼切。

他寫《翠湖心影》，着眼於一個「翠」字，鍾情的卻是那種宜人的情趣和愉悅的心境，人事活動的篇幅多於景致。他筆下的《人間草木》，連帶着花鳥蟲魚、人文景致，着墨更多的則是親近自然的無窮樂趣。他的《四方食事》，寫得意興盎然，漫溢着濃濃的人間煙火氣。讓他留意的不是什麼珍饈佳餚，稀世名饌，而是街頭巷尾的地方小吃。除了他所鍾情的淮揚風味外，還有上海的醃鰻鮮、蘇州的塘鱖魚、杭州的炸響鈴、山東的大蔥煎餅等，就連各地的鹹菜，如北京的水疙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等，到了他口中，他筆下，也都成了有考究的美食。他曾比照多個品種的馬鈴薯，畫過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每次畫完之後，就放進牛糞火裡烤熟了吃。他得意地說：「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他回憶西南聯大的文字，更是風趣，寥寥幾筆，就把那些特立獨行的文人學子形象，勾勒得呼之欲出，活蹦亂跳。在《跑警報》中，一句話就活畫出一個特才傲物、直搗血性的劉文句。

辭達則止，不貴多言。簡潔也是汪老為文的一大特色。他自述，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

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我的小說最長的一篇大約是一萬七千字。有人說，他的某些小說，比如《大淖記事》，稍為抻一抻就是一個中篇。他很奇怪：為什麼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會失去原來的完整，原來的勻稱，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文字不是拉鏈，理應有感而發，該長則長，當短則短，蓄意膨化，畫蛇添足，是名利心作祟，讀者是不會買賬的。在散文隨筆中，有一種形式很像聊天。東一句，西一句，漫不經心；深一句，淺一句，了無拘謹；興來則書，意盡則止。言語細碎但不絮煩，文筆質樸而又淡雅，思維感性卻不矯情。在恬適之中說心事，於細微之處道情懷。看似隨手拈來，細品卻有餘味。讀汪曾祺的散文，感覺尤其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追求的

不是深刻，而是和諧」。如是，我意，閱盡滄桑，轉拙，心在煙波雲水間。

上述解讀雖然都有道理，但還沒有完全說到點上。最能概括汪老作品氣韻的還是朱熹的哲理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大淖記事》中的「水意」最為典型。網絡圖片

見多識廣

尹樹廣

我家的「抗戰記憶」

九月三日，習主席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閱兵，日本首相安倍卻極度敏感，稱下一代將不會再說「原諒」二字。

對每個中國家庭來說，日本侵華戰爭都是災難和痛苦記憶。假如你爺或你爸到別人家殺人放火，「子孫連句「侵略」都不敢說，如此政治家真「日本製造」莫屬。

我老家在山東平縣，就是劉匪英雄楊子榮的故鄉。我們膠東人習慣將日本兵叫「小鬼子」，既形容日本人身形矮小，更有蔑視之意。至今，膠東民間還有不少人喜歡將日本人叫「小鬼子」，可見戰爭留給人們的印記有多深。馮德麟的小說《苦菜花》描寫的就是「小鬼子」在膠東大掃蕩，膠東人民誓死保衛家園的故事。「小鬼子」內涵現已發生很大變化。如誇日本電器好，膠東人習慣說「看人家「小鬼子」的電器」！這裡倒多了些欣賞的味進來。但當提起當年的那場戰爭，膠東人就會立馬瞪大眼睛，絕不含糊。

小時常聽老輩子講，「平平最有名的是雷神廟。三八年，共產黨從延安派來理琪，帶部隊在半平城南現有一座「雷神廟戰役紀念館」，供人參觀。

六爸（六伯伯）生前常有一次對我講：「小鬼子」到過我們村子一次，從奶奶家門口走過。一個班的日本兵騎着高頭大馬，穿黃呢子服，持東洋刀，擺出「皇軍」威風，是警告中國老百姓不要作對。」當時八路軍經常下山襲擾，「小鬼子」遂在村東邊的東山一帶修建了三個炮樓。

「爸爸今年八十一歲，打電話問他的「抗戰記憶」時，他說，大概是一九四二年，他上小學一年級，日本人修通了煙台至威海的公路，日本兵穿着黃呢子服，持洋刀，三十多輛大小汽車浩浩蕩蕩從公路上開過。小學在公路邊上，這是他唯一一次看到過「小日本」。還有件事讓他記憶深刻。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淪陷，日本人在村口張貼出大海報，鼓吹「皇軍」不可戰勝，為的是嚇唬震懾中國人。爸爸小學有兩三年讀的是南京汪偽政權編寫的小學課本，日本人主要靠偽軍維持地方政權。抗戰中後期，農村政權處於八路軍與日本人拉鋸式狀態。

膠東抗戰是中國抗戰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爸爸自豪地說：「八路軍在膠東有獨立團，縣有獨立營，區有武工隊，基層還有數不清的民兵武裝，攪得日本人不得安寧。」

我家也為抗戰作出了貢獻，五爸（五伯伯）中學便接受了抗日思想，一九四四年的一天深夜，他背着爺爺奶奶上了昆崙山，到「文平聯中」參加了八路軍，成為一名抗日戰士。遺憾的是，他三年前去世了，不能親眼看到即將到來的七十年天安門大閱兵。

我成長的東北遭受日本人的奴役最早，也最深。雞西、雙鴨山和鶴崗的優質煤，大小興安嶺的百年紅松等都運到日本國內。東北人民不得不接受皇民教育，這也是日語在東北有較好基礎的原因。

中國人是一個不愛記仇的民族。蔣介石對日奉行「以德報怨」政策，毛澤東、周恩來決定不向日本索要戰爭賠款，這一切都是證明。但如果有人想抹掉這段歷史，是萬萬做不到的。到時，每個中國家庭的「抗戰記憶」都會站出來講話！

翠袖乾坤

伍淑賢

近日追看舊劇集《誓不低頭》，發現很多細節都跟捋麵包有關。港人口中的「捋麵包」，是為了省錢，吃麵包代替正餐，通常是為了買個名牌手袋之類。如要日日捋麵包，當然是家境拮据。

劇裡曾江演的陸國榮，帶着年幼兒子從越南走難來港，投靠舅父一家，但遭舅母白眼，終難出滅門血案。曾江常跟舅母嘔氣後帶兒子出走，但每次都是死灰死回。有次也是這樣出走，後來兒子說，曾江於是買了大饅頭，打算回去下麵吃，但因為舅母不給兒子饅頭，看曾江家裡沒得吃，便說：「剛才買麵包就好了，現在就可以吃。」那為什麼曾江不買麵包呢？我想是因為饅頭比麵包便宜，又耐放，而且大人總喜歡熱食，比較頂肚。後來終於入到屋，曾江就下了一碗超大的淨麵給兒子吃。那種完全無味的白開水煮麵，現在的孩子是寧死也不肯放入口的。

曾江後來用計，把滅門罪成功嫁禍給本來是患難之交的鄭少秋演的謝文武，害他坐了十多年冤獄，後來雖得名大狀師楓儀翻案出來，但已是跛腳中年的阿作和生活都很艱難。有次工廠工友劉美娟演的阿英，看見他在街邊車仔檔用兩元買饅頭，為省錢什麼配也不敢要，三幾口就把一小碗麵吃完，湯也喝盡，可見十分之餓。後來謝文武又為了完成阿英諷時裝設計夜校的志願，暗地供她學費，有什麼計？又是捋白麵包！可見捋麵包在整個港式戲劇傳統都是個重要符號，是錢不夠的水恒解決方法。

以今天的物價，快餐店一頓午飯約四十元，吃兩個白麵包當午飯約要十元，即使每月捋足三十天也只慳得九百元，是否夠買名牌包包或交時裝設計課程的學費，也真說不定。再說有些麵包也不便宜，用料較好的動輒要廿多一個，不如吃有菜有肉的车仔麵。如真要捋麵包的話，灣仔街市有麵包店的麥糠包仍只賣兩塊半，兩個可頂肚幾小時，可以考慮。

憶宋郁文

我畢業後去《成報》上班，宋老師不再是我的老師，是上司；他不會跟我玩遊戲，只會板着面孔下禁止。我記得，當年越南難民湧來香港，港府禁止他們登岸，難民船在海上漂蕩，等待聯合國援助。船上難民都有一個逃亡血淚史，《成報》租了一隻「哇啦哇啦」（小艇），派我坐艇出海訪問他們。

當日天氣惡劣，風大浪急，小艇左右擺蕩，我被海浪照頭淋下，嘔吐大作。終於完成採訪工作，晚上近九點返到報館，身體一直發冷發抖，對着紙筆，久久未能下筆。這時候，宋上司來到我面前，放下一杯熱茶，語氣嚴肅地說：「快截稿了。迅速交稿。」他看似無情，他的關懷，盡在那一杯熱茶裡。

宋老師逝於一九八五年。韓中旋老總寫了一對長長的輓聯，內容記不起了；但記得，輓聯鋪在地上，我拉起一頭，韓老總捲起衣袖，彎腰提筆疾書。

《成報》的輝煌時代，歸功於這些報業前輩的貢獻。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成報》頭版編輯宋郁文身兼數職，除了在樹仁學院新聞系教授編輯學，以及在電台主持「咬文嚼字」節目。他喜歡穿着唐裝長衫，夏天純白色，冬天藍黑色；走起路來，衫腳隨風而動，像古代書生，溫文爾雅。

我是宋郁文的學生。他打扮雖守舊，教學方法卻十分靈活，是「活動教學」的先鋒。當年修讀編輯學的同学不足十人，於是宋老師將學生當作子女，逐個執手而教。上課時，他像玩遊戲「猜謎語」，派發每人報紙一份，鄰座同學各不同。例如：《成報》給甲，《文匯報》給乙，兩人各自將整版新聞剪下，然後「藏」起每條新聞的標題，僅僅交換內文。

同學根據自己手上的新聞內容，學習起標題，再從中選擇頭條和二條。最後宋老師揭開謎底，甲乙還給對方標題，對比之下，恍然大悟；宋老師再加以解釋，指出優秀。上課玩遊戲，氣氛熱鬧；從宋老師身上學到，新聞工作應該是自由靈活的。